



村里来了照相的

王 勇 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村里来了照相的 / 王勇著. -- 北京: 中国摄影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179-0130-3

I. ①村… II. ①王… III. ①摄影工作者—访问记—中国—现代②摄影—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K825.72 ②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8174 号

村里来了照相的

作者: 王 勇

主 编: 晋永权

出品人: 赵迎新

执行策划: 李 健

责任编辑: 李亚坤 谢建国

装帧设计: 衣 钊

出 版: 中国摄影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二条48号 邮编: 100007

发行部: 010-65136125 65280977

网址: www.cp-ph.com

邮箱: distribution@cp-ph.com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开

印 张: 25.75

字 数: 350千字

印 数: 4000册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179-0130-3

定 价: 6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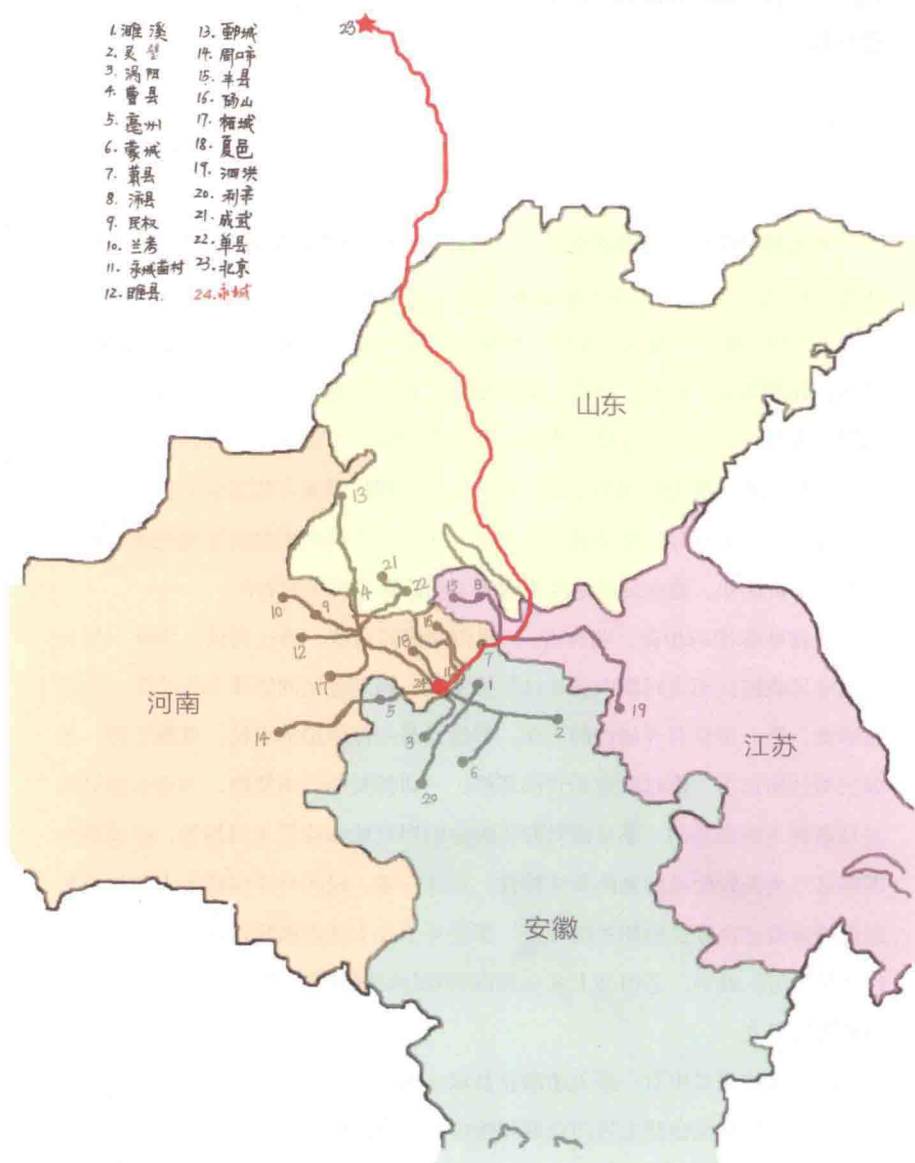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村里来了照相的

王 勇 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

豫鲁苏皖四省照相馆师傅访谈路线图



序·乡愁照相馆

晋永权

本书是对豫鲁苏皖四省交界二十三县二十四位照相师傅的访谈录。王勇的访谈工作起于二〇一一年年中，截止到二〇一四年年初。访谈地点包括河南兰考、民权、睢县、夏邑、永城、柘城、周口、商丘；山东曹县、成武、单县、鄄城；江苏丰县、沛县、泗洪；安徽亳州、砀山、利辛、灵璧、蒙城、濉溪、涡阳、萧县，还有北京等地。本书主要呈现的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中部地区民间影像文化蔚为壮观的景象。无疑，这是现代影像文化生态中十分重要而又一直被忽视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民间影像的生成机制、内容形态、评价认知、流布结局等现象构成了我们影像文化的底色。

从这些影像的拍摄、制作者——照相师傅的角度，通过访谈、物证，如此密集地呈现特定历史时期内的地域影像文化，特别是民间影像文化状况，这弥足珍贵，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但这又是一件紧迫的事情，耽搁不得，正如王勇开始这项工作时就意识到的那样：一切都要与时间赛跑，无论是面对那些日渐衰老的师傅们，还是面对即将拆除的旧日地标建筑老照相馆，抑或那些即将送入废品收购站的老照相馆物件。在这一带，民间有不留陌生人的相片甚至烧掉家庭过世成员的相片的习俗，那些开了几十年的照相馆也不例外。只要你开始思考、做事，恐怕马上就会意识到要与时间赛跑，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

这些被访谈者中有一些人生活在县城，也有一些人生活在乡镇。他们大多是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之后国营照相馆中的一员，和理发、旅店、洗浴及饭店的员工一道，被称为服务业人员。其间有耄耋之年的老一代，甚至当地第一代

照相师傅，当年他们身背外拍机、背景布，骑着自行车在乡间穿行的形象，早已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乡村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流动人口稀少的乡村，乡村文化中照相术本身依然拥有的神秘仪式感，以及相伴而来对拍照结果近乎神圣的热切期待，都已随着社会的开放、摄影术的普及而成为考古式的乡野传说。对于阅读这些访谈的年轻读者来说，无论是生活在城里还是乡下，或许都难以感受到父辈们亲历的这一情形。

而今，这些师傅们工作过的照相馆，或由继承人——子女改为影楼，或因后继无人而歇业、拆除，无一例外的是，原址上都建起了新楼，成为新型城镇化宿命般的注解。

书中还记述了新世纪以降奔波于乡村的中年一代照相师傅，作为逝去生活场景的延续，旧时的自行车已改为箱式卡车，除了照相机、背景布外，还带上了孔雀、小马、驼羊，各色道具，当然也包括烧锅做饭的家当，阵势看起来也更像个马戏班子，照相反倒成了水到渠成的副业似的。当年那些照相师傅走村串乡，受到管吃管喝管住、待若上宾的情形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今天，在留守乡间的老人儿童中间寻找商机的、四处赶庙会的照相师傅，多少有些像精明的小商贩或流浪艺人，只有制造出热闹夸张的声势才能生存。“照相的”，语义已经变化很大。

书中这些看似细碎、无序，甚至缺乏连贯叙事的对话，却细密地拼贴出这一区域有关摄影术的历史、地理想象来。好在常年从事服务业，接待过八方来客，每一位师傅都能说会道，语言生动有趣。在那些依稀出现略带夸张、表演的职业性语调里，历史的细节总在不经意间透露出来。来自葡萄牙的传教士最早把摄影术带到了河南永城；远在日本大规模侵华之前，日本照相商人就已经在中原腹地开设照相馆；来自欧美的摄影师多次来到这一带拍摄中原地区的灾荒等重大事件；国民政府的摄影师们也穿梭于这一中华腹部，奔波劳顿。一九四九年开始至“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一地区一些年轻的照相师傅被分别送到上海

的王开照相馆和北京的中国照相馆学习技术；广州的照相师傅来到郑州、洛阳开设照相馆，而县城的师傅们又来到这些地方学习他们的技艺；徐州附近的师傅们聚集在此，听上海、南京来的师傅们传经授艺，等等。除了这一脉络外，那些负责宣传任务的公家人——照相干部、摄影记者们也成为这里照相师傅们接受外来影像知识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在不少人的表述中都可见到他们模仿杂志照片拍摄的经历。所有这些外来的种子，会在这片土地上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呢？还有，那些照相师傅们只言片语叙述的重大历史事件，因其亲历者、观察者的身份，而格外引人注目。

无疑，这些照相师傅是塑造乡村影像文化形态——包括美学趣味、照相体态、景观想象的主体。特定历史时期内，大量的乡村人，包括县城人的视觉形象正是经由他们来创造的。一些人讥之为土得掉渣，另一些人则为其乡土特色欢欣不已，但更多的人在其间寻到了无尽的乡愁，淡淡的，幽幽的，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特别是在社会流动加速、城镇化浪潮无可避免的背景下，那份依凭影像存留的乡村记忆更加弥足珍贵。多年来，这些影像只是在民间流传，自生自灭，难以进入官方叙事渠道，也不被大多数的拥有者认知、珍视。与那些饱满、朗润、典型、激越大行其道的宣传照片相较，它们不入流，拍摄者本人往往也自惭形秽，觉得技不如人。大量的文本也可以让观察者看到，这些从事商业服务行业的照相师傅们努力模仿官方宣传照片的痕迹。但总体说来，这些影像还是形成了自己的特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特质不只是美学意义上的，同时更是记录意义上的，成为考察这一时期本地区乡村、城镇文化重要的、直观的文本。至于这些影像的特质是什么，如何界定，相信阅读此书的读者诸君，包括聪明的研究者自有判定。

王勇身处具有区位优势、离家二十公里便可以到达另一个省的河南最东端——永城市，对这一带的地理、历史、方言、习俗，包括那些外人难以把握的人情世故隐秘情状皆熟稔于心，加之他本人即为摄影家，长期研习摄影，可以说是

做这样的影像文化田野调查最为适当的人选。他历时三载，穿梭于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地带，反复到被访谈者家中或濒临倒闭的老照相馆中去，拜访这些被老顾客遗忘、被新技术淘汰了的边缘人物，与那些寂寞而又热切的目光相遇。

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作者的执着与淡定：

一、为了提高自己的调查水平，王勇报考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职研究生，为期一年半时间，每半个月利用周末到北京学习两天，从未落过一次课。更为难得的是，他一方面学习社会学前沿理论，另一方面却坚持使用方言访谈，采用日常化叙述，使用被访谈者耳熟能详的语词说话，这使得他的调查没有那些半吊子学术腔，没有脱离语境，更没有自说自话或代人发言的状况。相反，每一次访谈，王勇都一如寻常，不改初心。二、他搜集了几乎所有这一地区的地方志，把整理出来的口述材料与地方志反复对照，以求准确；虚心向熟悉当地文化的人士请教，反复求证材料；把对影像文化的观照纳入到当地社会生活史，甚至物质文化史的背景中去。三、搜集大量乡村影像文化中那些“不值钱，没人要”的旧东西，如自制器材、外拍机、道具、大尺幅照相背景布等，这成为文字之外的另一大收获。对这些重要民间影像文化物质的系统化、抢救性收藏，为进一步的研究、展示提供了条件。

访谈初期，王勇租车前往，后来买了辆越野车，两年半时间，居然跑了近六万公里。他在当地电力系统工作，本职工作颇多业绩，以上所有这些都是他在业余时间自费完成的，想来甘苦自知。他的妻子鲁玉曾这么总结说：“王勇真是把一切都献给照相事业了！”而她的全力支持，同样令人感佩！

是为记！

目录

4/ 序·乡愁照相馆

安徽

11/ 亳州

李建兴：“那时候他们都跟请神一样：你看看，上面来的照相的！”

27/ 砀山

方志坚：“越有钱，越是照大的多，知道不？”

43/ 利辛

王怀明：“过去你修不好，还能修得更难看啦！”

55/ 灵璧

刘传武：“我们这个行业比起一般的服务行业略显高雅一些。”

69/ 蒙城

王增勤：“座次是非常讲究的，男的该坐哪里，女的该坐哪里，这个非常讲究！”

85/ 濉溪

营兆云：“放松点，别拿劲，这样出来的照片就自然了！”

99/ 涡阳

宋治民：“咱就是个搞照相的，那会儿还不叫摄影啦，只是照人像！”

113/ 萧县

郑继刚：“我这多少年的摄影圈的老朋友，男的女的，关系处得都很好！”

江苏

127/ 丰县

沙玉君：“全家人都照的多！全家人都有了！多好，省钱！”

141/ 沛县

刘恩华：“照相这是一关，修版是一关，暗房是一关，还有着色这一关，各个关你都得过。”

159/ 泗洪

杜学忠：“正面照就要讲究清楚，立体感要出来，再一个就是自然！”

河南

173/ 兰考

耿桂花：“画的画有香港的景色，也有泰国的景色，还有好几个布景哩。”

191/ 民权

赵秀亭：“老舍的儿子舒乙，来到民权就找‘大同’，让我给他照相！”

213/ 睢县

季永康：“在宁陵一个村子，去外拍，拍过之后，那村上的人都不想让走。”

233/ 夏邑

刘来力：“你得抱三年孩子，才能叫你摸机子嘞！”

253/ 永城

朱瑞云：“通过照相养活了家里的人，在挣钱的过程中热爱了它。”

269/ 永城县茴村镇

赵群娥：“得两天去洗一回，我都得骑车子跑到淮北去洗！”

291/ 柘城

郑宪法：“每个人都有怀旧的情怀，所以影像最能帮你保存过去的点点滴滴。”

309/ 周口

王维金：“现在很多搞照相馆的，他们就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艺术。”

山东

335/ 曹县

时坤玉：“现在看着人的衣服、打扮有些奇形怪状的，还是看不惯。”

353/ 曹县安才楼

李新昌：“别说是江苏，就是到新疆那边，也能找到俺安才楼的布景。”

365/ 成武

宋爱民：“老人活一辈子都没有照过照片，死后也得给孩子们留张照片做纪念。”

379/ 鄄城

范杰：“他们照相就是为了留个纪念，再一个年轻人图个好玩。”

397/ 单县

白新春：“他一辈子就迷上摄影这一行了。都病重了，还扛着相机去修呢！”

409/ 后记·泥土里的视觉记忆

村里来了照相的

安徽

皖

捌	柒	陆	伍	肆	叁	貳	壹
萧县	涡阳	濉溪	蒙城	灵璧	利辛	砀山	亳州

113	99	85	69	55	43	27	11
-----	----	----	----	----	----	----	----



采访时间 二〇一二年九月八日

口述者 李建兴

照相馆 兄弟照相馆(旧)

新开照相馆(新)

那可是欢迎！那时候他们都跟请神一样：你看看，上面来的照相的！呵呵！说这是以前，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照相机了。

农村大部分都是照全家福，也有小两口的合影，也有姊妹的合影，也有的给老头、老婆单照的。再一个就是学校里，一到学期末，学校开始照毕业留念的，一般平常时候学生照的很少。老百姓就是：一个庄上，或者是一个家庭，你看他照了，他也看他照了，所以就照的多了。

王勇（以下省略）：大爷您叫李建兴，听说是今年八十五岁了，从事一辈子的摄影工作了。呵呵，那您在没学习照相之前了解照相吗？

李建兴（以下省略）：没学以前，俺家有个邻居姓龚的是干照相的，在新华炭场街，那时候俺两家搁一个院子，我看他天天跑出去晒相，搁这时候说，那都是老法子了，很简单了！经常看他弄个木头框子晒相，搁外边一见光，就拿过去冲洗，我看他这样搞，又好奇地跑到屋里去看，就是这样引导的我才学习照相！

那您这位邻居是亳州干照相最早的吧？

据我知道的，他是最早的！

那他是跟谁学的呢？

那时早了，那时候是亳县嘞，有个天棚瓷器街，街上有个叫闫子兰的，俺这个邻居就是跟他干活学习，这是我小时候听说的。那时候照相并不是给群众照，那时候是旧社会来，妓女你可知道吧？他的照相馆就设在妓女院里头，除了妓女来照相外，老百姓谁照相啊！再一个就是给亳县八大家，有钱人家、地主家等，给这些人照相，一般都是春节、过年的时候照照，平常他也不照。



亳州新开照相馆曾经使用过的背景布。

那他也是跟别人学的？

那我就知道了，我光知道从闫子兰那时候，他开的照相馆。

这个闫子兰就是给妓女照相的？

哎，对！也给妓女照相，也通过妓女接些照相的活！那时候照相的，除了有钱的、出去混妓女的照相，老百姓没有照相的。

那为啥妓女要照相啊？

也是通过照相来显示自己，这样的话更能招来一些嫖客，所以她们照相。嗯。

嫖客有钱。呵呵！

啊！那是的！那时候我都小嘞，没有参加过照相的嘞，这都是听说的，嫖客还给妓女照相。到后来，亳县解放了，才有了正式照相的。所谓正式的，就是在家弄个机子，在家照相，并没有成个照相馆。

就是没有门面，搁自己家干？

哎，对！

然后您一个姓龚的邻居照相，你天天看他晒相，慢慢地就希望学习照相了？

哎！是的！那时候给玩的样（给玩的样：没当回事），就感觉好奇。哎！他跑到外头晒晒，咋又到屋里能洗出来相呢？不知道！好奇！后来我就跑到他屋来看看他到底咋弄的！哦！原来他是弄个底版，搁屋里弄上纸，到外边见光，然后再去冲洗。这样他一引导呢，我明白了！那时候我就是很感兴趣。真正学习照相，我是搁徐州学的。

哦！那您当时咋没跟他学嘞？

就是他介绍我到徐州学的。

哦！他的老师也是徐州的，跟给妓女照相的闫子兰学的吗？

那时候都过去了，我学习的时候，闫子兰给妓女照相都过去好些年了！他给妓女照相是最早的了！

哦！当时咱亳县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县城？连妓院都有！

是的！但是后来解放了，就不准有妓女了，政府就把妓女安排到徐州学习了。那时候全国都一样，徐州也有妓女，国家指示当地给她们安排了，有的安排到工厂干活，有的转到其他地方找个家，就是不准许有妓女了。

哦！是这样的！

我是解放后学的，不是解放前学的！因为解放后我才够资格学习，解放那年

我十九岁了。解放前我还上学嘞。

哦！

嗯！呵呵呵！

那您一开始看到人家照相，与后来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先就感觉很稀奇啊！怪好玩的！呵呵！就是这种感觉，别的没有啥！到正式学习的时候，当徒弟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了。

哦！去徐州学习就不是这样的了！那您去徐州学习的时候解放过了吧？

解放过了！我开始去徐州学习的时候，徐州将（将：刚）解放！我学照相的时候，就是规规矩矩地给老百姓照相了！那时候有掌柜的了，社会上就不存在有什么妓女了。那时候都是一时多的，可能是什么证件上要的。

之前您见过妓女和嫖客的合影照片吗？

没有！我不够格。解放时我十九岁，十九岁以前的历史，咱只是听说的，没有见过。就是因为我一个院的邻居照相，他接近过那些妓女，因为给她们照相干啥的。我是没见过，不知道什么样的！

哦！那现在这位姓龚的也去世了？

去世了！不在了！

他的小孩有干照相的吗？

他的小孩都没在此地，他是死在西安的。

哦！是这样的！那您到徐州学习照相学多长时间？

学四年！

哦！您在徐州学四年嘞！

嗯！

您咋学恁（恁：很、太）长时间嘞？

那时跟着掌柜的学习，哪能叫你马上出师了？你不能走！你得帮掌柜的，得干活！

哦！那您还给他学费不？

不要学费！学徒！管吃，边干活边学！你说会，其实两年就会了，顶多两年。因为咱是个帮工，人家掌柜的想给你几个给你几个，反正多少给几个零花钱！

您那时候学徒的有几个人？

我去学的时候就我自己，以前学的有走的，咱就知道了！我是最后的一个